

读者精品

珍藏本

〔阅读经典〕



心灵倾诉

读者俱乐部 / 主编

□ 静听叮咚的细语 □ 开启心灵的窗户 □ 情感深处的共鸣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心灵倾诉

XIN LING QING SU

读者俱乐部 / 主编

吉林大学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灵倾诉/读者俱乐部主编. —长春市:

吉林音像出版社, 吉林大学出版社

2005. 12

(读者精品)

ISBN 7-5601-2886-6/J·318

I. 心... II. 读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J.3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1596 号

读者精品·心灵倾诉

读者俱乐部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泓

出版: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邮编: 130021

印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发行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0 字数: 5000 千字

版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5601-2886-6/J·318

定价: 596.00 元(全套 20 册, 本册定价 29.80 元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读者精品

珍藏本

每一个心灵只要能尽无论多么微小
不足道的努力，他就会由奋斗本身得到
高尚的享受。

——穆勒



目 录

爱情浸透瓜香

肠断心碎泪成冰	石评梅 (2)
触目的痛创	石评梅 (8)
是他救了我	金 锋 (11)
可怜的花	花易丝 (16)
最可爱的人	路 广 (18)
我要恋爱了	华山伟 (21)
爱情浸透瓜香	海 天 (25)
无言却相知	左易之 (30)
单调的心灵	艾 伦 (33)
致韩斯卡夫人	巴尔扎克 (35)
我坐而眺望	惠特曼 (41)
夜 晚	惠特曼 (43)
遗忘之河	普鲁斯特 (46)
妇女世界	泰戈尔 (49)
别了,亲爱的	伏尼契 (52)
爱的时候	白 薇 (55)



我永爱的哥哥	吴克茵 (58)
彼此都付出了一份“真”	韩菁青 (65)

记忆中的青笛仔

两个朋友	萧 红 (68)
怀魏握青君	朱自清 (77)
记忆中的青笛仔	纪小南 (81)
不光彩的表演	文 思 (84)
这样一个“头儿”	潘 泉 (89)
香喷喷的东西	杨守林 (92)
世间充满了苦难和悲哀	杨 光 (96)
一夜白了头	叶 白 (99)
赞美的效用	詹启星 (105)
朋友是个老太太	施 朋 (107)
最后一叶	张厚德 (113)
难忘的八个字	玛丽·安·伯德 (122)
重新诠释你的过去	爱琳·詹姆丝 (125)
海利根施苔特遗嘱	贝多芬 (127)
论友谊	纪伯伦 (131)

幸福的篮子

圣诞节	朱自清 (134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目 录



祈 愿	郁达夫 (139)
寒碜年代的一件尼绒大衣	周丽波 (144)
兄弟是两粒盐	费学通 (146)
感动真好	梁 秋 (152)
阳光的声音	王秋洪 (154)
浸透全身的“美酒”	张 曼 (158)
蓝车与黄车的故事	尤易姪 (160)
幸福的篮子	沃兹涅先斯卡娅 (163)
牛奶女和牛奶桶	拉·封丹 (167)
艺术家	王尔德 (169)
杂木林	德富芦花 (170)
致江斯顿书	林 肯 (172)

生命之战

看镜有感	鲁 迅 (176)
心的声音	瞿秋白 (181)
一路陪你走	杜子云 (185)
图圈中的思念	狄 人 (188)
4000 美元的故事	罗格芙 (190)
地铁之吻	蒂 亚 (194)
智慧的化妆师	柯 纳 (196)
虚掩着的门	玛 莉 (199)



与爱同行	泰戈尔 (201)
生命之战	亨利·梭罗 (203)
男儿自强不息	松下幸之助 (206)
人的生命的基本矛盾	托尔斯泰 (208)
论逆境	培 根 (212)
机会在敲门	魏特利·薇特 (214)

爱情浸透瓜香



墨冻了我用热泪融化，笔干了我用热泪湿润，
然而天呵！我的热泪为什么不能救活冢中的枯骨，
不能唤回逝去的英魂呢？

肠断心碎泪成冰

——石评梅

如今已是午夜人静，望望窗外，天上只有孤清一弯新月，地上白茫茫满铺的都是雪，炉中残火已熄只剩了灰烬，屋里又冷静又阴森；这世界呵！是我肠新心碎的世界；这时候呵！是我低泣哀号的时候。禁不住的我想到天辛，我又想把它移到了纸上。墨冻了我用热泪融化，笔干了我用热泪湿润，然而天呵！我的热泪为什么不能救活冢中的枯骨，不能唤回逝去的英魂呢？这懦弱无情的泪有什么用处？我真痛恨残自己，我真诅咒我自己。

这是两年前的事了。

出了德国医院的天辛，忽然又病了，这次不是吐血，是急性盲肠炎。病状很厉害，三天工夫他瘦得成了一把枯骨，只是眼珠转动，嘴唇开合，表明他还是一架有灵魂的



躯壳。我不忍再见他，我见了他我只有落泪，他也不愿再见我，他见了我也只是只有咽泪；命运既已这样安排了，我们还能再说什么，只静待这黑的幕垂到地上时，他把灵魂交给了我，把躯壳交给了死！

星期三下午我去东交民巷看了他，便走了。那天下午兰辛和静弟送他到协和医院，院中人说要用手术割治，不然一两天一定会死！那时静弟也不在，他自己签了字要医院给他开刀，兰辛当时曾阻止他，恐怕他这久病的身躯禁受不住，但是他还笑兰辛胆小，决定后，他便被抬到解剖室去开肚。开刀后据兰辛告诉我，他精神很好。兰辛问他：“要不要波微来看你？”他笑了笑说：“她愿意来，来看看也好，不来也好，省得她又要难过！”兰辛当天打电话告我，起始他愿我去看他，后来他又说：“你暂时不去也好，这时便他太疲倦虚弱了。禁不住再受刺激。过一两天等天辛好些再去吧！省得见了面都难过，于病人不大好。”我自然知道他现在见了我是会难过的，我遂决定不去了。但是我心里总不平静。像遗失了什么东西一样，从家里又跑到红倦去找晶清，她也伴看我在自修室里转，我们谁都来曾想到他是已经快死了，应该再在他来死前去看看他。到七点钟我回了家，心更慌了，连晚饭都没有吃便睡了。睡也睡不着，这时候我忽然热烈的想去看他，见了他我告诉他我知道忏悔了，只要他能不死，我什么都可以牺牲。心焦烦得他一个狂马，我似乎无力控羁它了。朦胧中我看见天辛穿



着一套玄色西装，系着大红领结，右手拿着一枝梅花、含笑立在我面前，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便醒了，原来是一梦。这时候夜已深了，揭开帐帷，看见月亮正照射在壁上一张祈祷的图上，现得阴森可怕极了，拧亮了电灯看看表正是两点钟，我不能睡了，我真想跑到医院去看着他到底怎么样？但是这三更半夜，在人们都睡熟的时候，我黑夜里怎能去看他呢！勉强想平静一下自己汹涌的心，然而不可能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也不知想什么，最后跪在床边哭了，我把两臂向床里伸开，头埋在床上，我哽咽着低低地唤着母亲。

我一点都未想到这时候，是天辛的灵魂最后未向我告别的时候，也是他二十九年的生命之火最后闪烁的时候，也是他四五年中刻骨的相思最后完结的时候，也是他一生苦痛烦恼最后撒手的时候。我们这四五年来被玩弄，被宰割，被蹂躏的命运醒未原来是一梦，只是这拈花微笑的一梦呵！

自从这一夜后，我另辟了一个天地，这个天地中是充满了极美丽，极悲凄，极幽静，极哀恼的空虚。

翌晨八时，到学校给兰辛打电话未通，我在白屋的静寂中焦急着，似乎等着一个消息的来临。

十二点半钟，白屋的门碰的一声开了！进未的是谁呢？是从来曾来过我学校的晶潜。她惨白的脸色，紧嚼着下唇，抖颤的声音都令我惊奇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是：“菊姐有要



事，请你去她那里。”我问她什么事。她又不痛快的告诉我，她只说，“你去好了，去了自然知道。”午饭已开到桌上，我让她吃饭，她恨极了，催促我马上就走；那时我也奇怪为什么那样从容？昏乱中上了车，心跳得厉害，头似乎要炸裂！到了西河沿我回过头来问晶请：“你告我实话，是不是天辛死了！”我是如何的希望她对我这话加以校正，那知我一点回应都未得到，再看她时，她弱小的身躯蜷伏在车上，头埋在围巾里。一阵一阵风沙吹到我脸上，我晕了！到了骑河楼，晶清扶我下车，走到菊姐门前，菊姐已迎出来，菊姐后面是云弟，菊姐见了我马上跑过来抱住我叫了声“珠妹！”这时我已经证明天辛真的是死了，我扑到菊姐怀里叫了声“姊姊”便晕厥过去了。经她们再三的喊叫和救治，才慢慢醒来，睁开眼看见屋里的人和东西时，我想起来天辛是真死了！这时我才放声大哭。他们自然也是一样咽着泪，流着泪！窗外的风虎虎地吹着，我们都肠断心碎的哀泣着。

这时候又来了几位天辛的朋友，催们说五点钟入殓，黄昏时须要把棺材送到庙里去；时候已快到，要去医院要早点去。我到了协和医院，一进接待室，便看见静弟，他看见我进来时，他到我身边站看哽咽的哭了！我不知说什么好，也不知该怎么样哭？号啕呢还是低泣，我只侧身望着豫王府富丽的建筑而发呆！坐在这里很久，催们总不让我进去看；后来云弟来告我，说医院想留天辛的尸体解剖，



他们已回绝了，过一会便可进去看。

在这时候，我便请晶清同我到天辛住的地方，收拾我们的信件。踏进他的房子，我急跑了几步倒在他床上，回顾一周什物依然。三天前我来时他还睡在床上，谁能想到三天后我来这里收检他的遗物。记得那天黄昏我在床前喂他桔汁，他还能微笑的说声：“谢谢你！”如今一切依然，微笑尚似恍如目前，然而他们都说他已经是死了，我只盼他也许是睡吧！我真不能睁眼，这房里处处都似乎现着他的影子，我在零乱的什物中，一片一片撕碎这颗心！

晶清再三催我，我从床上挣扎起来，开了他的抽屉，里面已经清理好了，一束一束都是我寄给他的信，另外有一封是他得病那晚写给我的，内容口吻都是遗书的语调，这封信的力量，才造成了我的这一生，这永久在忏悔哀痛中的一生。这封信我看完后，除了悲痛外，我更下了一个毁灭过去的决心，从此我才能将碎心捧献给忧伤而死的天辛。还有一封是寄给兰辛菊姐云弟的，寥寥数语，大意是说他又病了，怕这几日不能再见他们的话。读完后，我遍体如浸入冰湖，从指尖一直冷到心里，扶着桌子抚弄着这些信件而流泪！晶清在旁边再三让我镇静，要我勉强扶压着悲哀，还要挣扎着去看他的尸体。

临走，晶清扶着我，走出了房门，我回头又仔细望望，我愿我的泪落在这门前留一个很深的痕迹。这块地是他碎心理请的地方。这里深深陷进去的，便是这宇宙中，天长



地久永深的缺陷。

回到豫王府，殓衣已预备好，他们领我到冰室去看他。转了几个弯便到了，一推门一股冷气迎面扑来，我打了一个寒战！一块白色的木板上，放着他已僵冷的尸体，遍身都用白布裹着；鼻耳口都塞着棉花。我急走了几步到他的尸前，菊姐在后面拉住我，还是云弟说：“不要紧，你让她看好了。”他面目无大变，只是如蜡一样惨白，右眼闭了，左眼还微睁着看我。我抚着他的尸体默祷，求他瞑目而终，世界上我知道他再没有什么要求和愿望了。我仔细的看他的尸体，看他惨白的嘴唇，看他无光而开展的左眼最后我又注视他左手食指上的象牙戒指；这时候，我的心似乎和沙乐美得到了先知约翰的头颅一样。我一直极庄严神肃的站着，其他的人也是都静悄悄的低头站在后面，宇宙这时是极寂静，极美丽，极惨淡，极悲哀！



朋友！如今，我是旧梦加上新梦，旧泪痕上加上新泪痕！我这样孤清的生活，也是我不愿而环境偏要我如此的，你教我如何快乐，如何高兴呢，朋友！我连哭都无泪了。

触目的痛创

—— 石评梅

我已料到 we 最近不能见面了，从前我只是盼你来信，这几天我只怕看你的来信，我每次拿到你信都要抖颤心跳和感到凄楚！我幻梦看的一个悲哀点的结果似乎已临到了。你不能不承认罢，像我们这几天的心境和际遇。你也许能知道，我这几天不能见清和你的寂寞，好像有了深沟限隔住，我真是欲哭无泪了！

今晨去看清，欲此换上笑脸没有说几句话后我便走了，我本想再去，看她无语中的拒绝我，我不愿去扰她了，我一直在白屋中呆坐到二时半，我才昏迷的回到家里。换了衣裳后，我又昏迷的去了 P 小姐处，她那里是金迷纸醉的环境，电灯下几个小姐在打牌，我连看都不看，我在她写字台边拿一张白纸写字，我一张纸上写遍了小鹿和你的名



子。我撕了又写，我幻想着清在北馆低泣的情景，你在家中藤椅上呆坐的情景。我又想到前星期斜阳照着一角碧纱，和踏月归来种种旧梦都来了。朋友！如今，我是旧梦加上新梦，旧泪痕上加上新泪痕！我这样孤情的生活，也是我不愿而环境偏要我如此的，你教我如何快乐，如何高兴呢，朋友！我连哭都无泪了。我们万想不到会有今日的。

吃完饭谈谈话我九时返家，冷月高悬在天空中照着我的身影，我冷森凄清的把眼闭上；回到家门便由门房的手中接过你的信，我咽着泪读你洒满凄愁的信，我真要晕厥了！

经过这次后，怕往日的梦不能再现了，朋友！我真怕你的希望要成灰呢！朋友！你不要难过！我们听自然去摆布好了，我也希望清目下的心境是一种变态，她将来会好的。我真怨萍，他假如知道多少人为她如斯，为他如斯，他要有人心真该痛哭！然而在现在说到简直是梦呓。

关乎清，我忽然怕她这样拒绝我们后更要有神经过敏的意外举动，如果那样又怎好，我们将来遗后悔可有点来不及。我真怕，我们去包围她，她逃避，我们不去又怕她出意外；“怎么好？”朋友！我颤抖的问你：“怎么好？”

看这信时大概“歌场魅影”你已看完了，看时我猜你一定想到我和清的，你一定要更感悲哀罢！假便你不和我们相识而且这样熟惯了，那么你对于清这件事只是一种想象的同情和悲愤，一定莫有这样触目的痛创给你。说到这